

# 插了梅花便过年

□安徽黄山 陈佳

真好,腊梅开了。走到自家的小园入口,一股幽香悄然袭来。赶快,偷偷折几枝,插在玻璃水杯中,小小的书房里,有了这一把素心腊梅,顿时便有了些许雅趣。

前几年有一首歌曲《春来了》,歌词很有意境:“天边的白云变得越来越大,就像是棉花糖我要将它吃下,冬眠的人儿变得叽叽又喳喳,你看春天又来了,怎么又来了。”是啊,去年腊梅开花,仿佛就在昨天,怎么又开了?人过了中年,整个人似乎都在被时间推着走,小雪大雪,小寒大寒,腊梅开花又一年,这日子,快得有点让人心慌、惆怅。

梅花的种类多,开放的时节也不一样,多数梅花并不具有凌寒独自开的风骨。不少梅花都是在立春之后,农历正月、二月才开,那时候春气已动,大地微暖。真正开在寒冬腊月的,只有腊梅。

古人喜欢踏雪寻梅,所寻的大抵也是腊梅,因为春天梅花开的时

候,即使有雪,也是短时间的,好比没有过患难与共的情义,说散就散的,哪里还有积雪可踏。

腊梅开花的时候,叶子几乎都落光了,剩下的是光秃秃的树枝。没有了绿叶的腊梅树枝,看上去是干枯的,像苍老的手,没有血色,没有生机,所以腊梅就有了另外一个名字:干枝梅。干枝梅好,外表枯槁,内心深处却是春意盎然,到了该开花的时候,就开了。

我年少的时候,老房子后面的角落里,有一株腊梅。我父亲不说腊梅,说是瘦梅,似乎更加逼真形象一些。那株瘦梅,每年到了岁末之时,小寒先发,浅苞纤蕊,剔透晶莹。我那时年少,父亲却已衰老。衰老的父亲,却能保持着乡村农夫少有的雅趣,瘦梅开花的时候,父亲总不忘折下数枝养在水杯里,置于窗台下的小茶几上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我的腊梅清供的习惯,应该是从父亲那里传承过来的。多少年来,只要腊梅花开,我

都要附庸风雅,清供数枝,高低错落落地插在玻璃杯中。一个人的小办公室,也许在旁人眼里,会嫌其孤寂、清冷,殊不知恰有一屋子暗香轻笼,有隐隐的微微的早春气息。

以前有许多文人雅士,大多不喜奢华,过日子讲究从简。看过一件轶事,是两个文人的对话,一个问:过年忙什么?一个答:一切从简,插了梅花便过年。说得真好,你想呀,这腊梅,迟不开早不开,单在这过年前开,这岂不是冥冥之中的巧安排,插了梅花便过年。

天涯岁华老,冬至过后,晓日初长,有了这一份腊梅清供,无寻花处却闻香。对着腊梅,隔着玻璃杯子看自己,俨然是岁月已深,而心也静。

伴几枝瘦梅度流年,也苍劲也细腻也清寒地度过。日子就这样清凉寂静,内心有一角,恰如干枝梅。

心底一叹:尘世如此温柔,可依,可恋。

## 时间更多了

□南京 周世青

“时间不多了”是宗杰兄最近几年的句口头禅。

我和宗杰是40年的挚友。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同在南师读书,同系同届不同班。毕业后,我在第一线教书,他在市里当教研员,我们志同道合,情同手足。

今年,我将跨进古稀的大门,宗杰也七十有五了。宗杰大学毕业工作没挪过窝,全国同类城市的中学政治教研员一般有两三个,而南京市教研室很长时间就他一人,忙了高中忙初中,靠的是一种激情和心态。每年春暖花开,宗杰总要把退了休的骨干教师约上在1912街区的茶客老站一聚。那一年一张的合影照里,宗杰始终一身大红着装,被大伙称作“宗杰红”。

宗杰的父亲陈昌言是我国著名的桥梁工程专家,从年轻时代起

就辗转我国中南、西南、华东各地,从事铁路桥梁建设,特别是作为总工程师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中立下汗马功劳。老人家一生的坚守倾注了对祖国大江大河的深情。

宗杰的血液里流淌着父亲的基因,除了工作,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。在职时,他出差多,总是马不停蹄,很少停下工作的节奏。退休后,宗杰难舍原先的工作,少不了“顾问”“主编”一类的事,但总该有些自由时间了。

可就在這時,相濡以沫的妻子染病在身,多少个日日夜夜,多少个春夏秋冬,宗杰一心扑在为妻子治病上。老伴没留下太多的遗憾,在生命的最后几年,宗杰开着车带着她和保姆,把江苏周边乃至华东大部分景点都转到了。

妻子走后,宗杰少了牵挂,但又来了新冠疫情。这些年,宗杰借助于官方的新闻发布和专家的分析研判,避开新冠疫情的重点区域和时间节点,跑了不少国内景点,还特地寻访了多座父亲当年架设的桥梁。2022年12月30日宗杰单枪匹马又出发了。此次,他选择了去广州“跨年”,来到当地最繁华的百年老街——下九路步行街,寻古巷老宅,品粤系美食。在羊城他还新书看稿。三天以后,“宗杰红”又出现在福州的三坊七巷,饶有兴趣地寻觅林则徐、沈葆楨、林觉民、严复等人青少年时的足迹。

一路艰辛,一路风景,宗杰的“性价比”显然是高的。秉持积极乐观豁达的生活理念,不是“时间不多了”,而是“时间更多了”。

## 年的滋味

□泰州 刘香河

年,在国人心中之重要,不言而喻。过年,这一特有的传统习俗,祖祖辈辈,延续了几千年的时光。那关于“年”的传说,亦随之流传了几千年。不知从何时起,过年渐渐远离了那则传说。年,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一种新的期盼、新的希冀。

说到过年,最开心的,还是孩子们。过年,有新衣服穿,有好东西吃,还有好玩的、好看的,怎么能不开心呢!当然,我说的不是当下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年的滋味是香甜的。这份香甜首先来自于大年初一早上的糖团。大年三十晚上,一家人欢天喜地吃好年夜饭之后,便会在堂屋的电灯下,围坐在大桌旁,一起动手,包糖团。包糖团之前,需要和米粉。这项工作,多半由母亲来做。和的过程中,加水是颇见技术含量的环节。说得玄一些,和米粉者,必须掌握米粉的性子,让其黏稠度达到最佳。

母亲把和好的米团端到堂屋大桌子上时,我和妹妹们便新奇地围拢在一起,争着抢着参与到包糖

团的行列之中。此时,父亲已拿出糖罐、芝麻罐,准备做包糖团所需的馅儿。糖团的馅儿,在我们家有两种:一种是红糖馅儿,另一种是芝麻红糖馅儿。一盏灯照着,一家人团团地围着,开心地说笑着,并不影响手里包糖团的活儿。这便是一年中最快活的时光。

前文未作详细交待,我母亲在和米粉的当口,我和父亲在忙着敬神放鞭炮,我的三个妹妹则在挑选大年初一早晨扎辫子用的头绳儿。鞭炮,有千响长鞭,有直蹿天空的“钻天猴”。长鞭点燃之后,噼里啪啦地在地上响好长一阵子呢,可过瘾啦!真正过瘾的,还是手持“钻天猴”,一种大炮仗,一阵“嗤嗤嗤”的细声之后,猛地一声巨响——

“噼——”炮仗从手中蹿出去了。未及定神,又来一声巨响:“啪——”

后来有了一种连响炮,50响、100响,随你挑。点燃一次,便可轻松听响,观看天空的五颜六色,璀璨绚烂。几经周折,不用说过年,就是平

日里,也听不到炮仗声了。禁放多年矣!前不久,有声音从高端媒体传出:春节鞭炮燃放应予解禁!

此事不知真假。还是回到我的叙述上来:正在比各自头绳颜色谁好看一些的妹妹们,此时也会跑到院子里,仰头望着蹿向天空的炮仗,高兴得手舞足蹈,放声大叫:过年啦——过年啦——

现在想来,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岁月,年的香甜中是蕴藏着些许苦涩的。只是大人们把苦涩留给了自己,把香甜留给了孩子们。譬如,我们家包糖团所需的米粉,母亲年前就得精心准备。那时,吃一顿白米饭都是难得的。因此,白米需要母亲从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地省下来。有时母亲还会到外婆那里“借”。

为了让一家人大年初一早晨能吃上一顿糖团,母亲所做的这些,是我和妹妹们大年初一早晨吃着甜甜糯糯的糖团时,想不到的。那时节,日子过得还是艰难了些。

几十年过去了,如今的年是什么滋味,一下子还真说不上来。

## 清理生活

□山东青岛 蔡淑娟

年底各大超市都在做活动:买一送一,打折优惠。我怂恿老公开车去超市购物,他说:“百十米远的距离还要开车去,你准备把超市搬回家?咱们根据家里需要购买,别当购物狂啦!”

好吧。上午我负责列清单,下午你负责买单。

民以食为天,我先看厨房内缺啥?米面鱼肉有了,鸡蛋油盐酱醋也备齐了,冰箱上下层也塞满了,连洗洁精、油烟机去污剂都买过了。

对商品搞活动,我缺乏免疫力,买东西跟风是我一贯的毛病。就说化妆品吧,无论超市还是美容店只要搞活动,我一定参加,自认为一年四季反正要用,为何不趁优惠价囤一些,优惠就等于省钱嘛!结果梳妆台上,满是我买回来的瓶瓶罐罐。有些时间久了还没得上,放得过期了,反而是一种浪费。

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,就必须改。我把化妆品归总了一下,发现存放的化妆品还能用上三个月。从此,下定决心,以后需要什么买什么,绝不会头脑一热把东西都抱回家,家里囤东西,既占空间又浪费资金。

我前段时间“阳”了,把房间仔细消杀一遍,顺便清理了衣柜。平时我除了挂几件西服,其他的都随便扔进衣柜,导致里面很凌乱。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刷到一个收纳整理师的短视频,按照她的方法,我狠心做了一次断舍离,将不常穿的衣服按季节分类叠好放进不同颜色的收纳盒。满满当当的衣柜,好像来了个大瘦身,节省了不少空间,找换洗衣服再也不用满衣柜扒拉。我录了个短视频发给儿子,孩子回信说,妈妈终于想明白了。

## 国际范儿

□南京 徐延彬

走进仙林国际社区,一股清新淡雅的幽香夹杂着冬日的清冷包围着你,顿感心旷神怡。香樟的绿、银杏的黄、八角刺小果的红和挺拔的广玉兰,映衬着一幢幢别墅小洋楼和假山、湖水。站在湖心亭环顾四周,但见岸边的香樟、柳树微微倾斜着优美的身姿,环拥着一泓碧水,湖中一片残荷迎风摇曳。这是外国朋友举办大型活动的场所。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,在南京,在仙林,找到了家的感觉。

在这里,我认识了美国人Karen Pardow。她与丈夫Arsenio Fleming都在仙林国际学校做教师。她对我说:“我喜欢南京,爱仙林,在仙林安了家。还介绍了很多朋友来仙林工作、安家。仙林是我的第二故乡。”我与她在小区边

儿子说这话是有原因的,去年春天儿子休假,我上班一天,回家一看客厅堆满了日用品,包括厨具、衣服、被单。儿子在家一天,给我家来了一个军事化的清理,把旧东西统统搜索出来。不过这小子东西没扔,等我回来处理。当时,我哄儿子说:你回来一趟不容易,咱把时间放在聊天上多好,把旧东西装在纸箱里暂时放在阳台上。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,衣服都是七八成新,我实在不舍得丢。

我发现清理东西这件事,只有自己认知到了,才能真正做到断舍离。比如,春天儿子帮我清理掉旧衣服,结果儿子归队后,我又偷偷放回衣柜,其中的一件羽绒服,有三年没穿了,就那么放在衣柜里看着。与其说舍不得丢衣服,倒不如说留念衣服陪我走过的时光。可是,老放着让它占据衣柜的“半壁江山”,也不妥。

想来想去,我应该与时俱进。所以,现在亲自清理衣柜。儿子后来告诉我,他当时看懂了妈妈的心思,并没有强迫我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,给我一个接受的过程。

还有,通过这次清理东西,我领悟到负面情绪、性格方面的瑕疵也应该清理掉。完美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缺陷,容易捆绑自己、打压自己,容易自卑焦虑,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。

遇事也不能钻牛角尖,要懂得与自己和解;只有清理掉不良情绪,才会神清气爽,才能更专注地实现人生大目标。不要太在意一个个小障碍,俗话说:“将军赶路,不追小兔。”便是这个道理。

我决定,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清理,从生活物质到内心情绪。清理能让我自省,同时使我的生活目标更加明确、思路更加清晰。

走边聊,不觉冬阳斜照,洒落一片温馨。不时有三三两两的外国朋友进出小区,有的还抱着小宝宝。忽然有一男一女两个金发碧眼儿童的滑板车从我们身边飞过,留下一片欢笑……

走到日出园5幢洋楼,加拿大人Jan Eerke正推着自行车走出家门。“您好!”我向他打招呼。对门田先生说这位加拿大朋友听不懂汉语,他们常常靠手势进行交流。田先生说,两位外国朋友家门前地势低,下雨总是积水,要铺水泥地面,可他们不会搞,他就帮他们搞好了。田先生家在院子里建雨篷,外国邻居看见他在干活,就过来帮忙……

肤色有差异,爱心无国界。这就是浓浓的国际范儿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35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